



【大地风情】

挑山工

□李焕文

当哩个当,当哩个当,/当哩个当哩个当哩个当!/
一条扁担肩上扛,/我是泰山挑山工。/肩挑日月,/足踏三界。
/蒿里山,鬼神府,/魂归蒿里入地狱。/奈河上,三座桥,/金桥、银桥、奈河桥,/过了奈河是人间。/进岱庙,拜山神,/过山坊,别离尘世登仙界。/台阶六千六百三,/踩在脚下,登上山巅。/我比天高啊,/我比天高!/哈哈……

上述快板摘自长篇小说《挑山工》,不但道出泰山挑夫的共性——荷担登山,一肩挑生活,一肩挑家人。还说出了泰山挑夫的不同:肩挑日月,足踏三界;一肩挑王朝,一肩挑帝王;一肩挑众神,一肩挑传说。正是基于博大厚重的泰山文化,泰山挑山工被赋予担当向上的精神象征,广为民众所接受。担当向上——泰山挑山工受之无愧。

泰山挑山工旧时称“挑夫”“担山工”,自冯骥才先生《挑山工》名扬天下。当下,泰山挑山工家喻户晓,何时产生?大家都想知道,这大约也是许多专家学者争相解答的一个问题。然而,泰山挑夫的历史却无从考证,史料典籍没有记载。大家束手无策之际,挑山工给出了答案:“有了人烟便有挑山工。”这话说得真好。是否可以这样说?只要人烟存在,便有挑山工。就泰山而言,这话是对的。挑夫赵平江看到报纸《最后的挑山工》这篇文章,立马反对,声音绝对不会是最后的挑山工。只要泰山在便有挑山工!其理由是:泰山位置特殊,越兴旺,越发达,越离不开挑山工,因为不可能每个地方都通索道;货物从索道到用户,也得由挑山工运送;磕头机也不能替代挑山工,因为台阶并非整齐划一。但不可否认,挑山工这个行当的确式微了,人员从鼎盛时期的六百余人,到现在仅有几十人,便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赵平江相信泰山挑山工永远不会消亡,但也意识到了这个行当面临的困境和窘迫,他现在最挂心的事是,泰山挑山工非物质文化遗产申请。他期盼着,通过申遗,把挑山工精神传下去,不管以后下去多少年,下去多少代,希望后人知道泰山上有这么一伙人。

提起挑山工不能不说陈广武。《中华泰山文库》编撰者采访中,许多人都说,泰山建设,陈广武贡献最大。陈广武,男,汉族,农民,1942年生人,泰安市泰山区大津口乡沙岭村人。他十几岁时,便被生产队派到山上第五招待所打扫卫生。陈广武把这活干得有声有色,挑粪下山,担货上山,担山上了手。陈广武夜宿碧霞祠,就睡在鼓楼子上,适逢动乱年代,没人管了,他便主动给老奶奶打扫卫生,挑起看家护院的担子。其实,积德行善是他们的本分,危急关头,挑夫从未缺席。陈广武在山上救火六次,从火海中抢过人,捡回一条命。1997年某日,挑夫张正海担着一百二十多斤的货物,刚登上紧十八,突然,惊叫声、呼救声、哭喊声从上面传来。张正海抬头一看,一个孩子从盘道上滚下来,忙下意识地将腿岔开,孩子便滚到近前。卸下担子已然不及,右手扶了担子,咬牙弯腰伸左手将其抓住。挑夫吴广东、范卫华旋风般赶来,抱起孩子,接力上冲,去往索道。孩子爸妈迎来,问他俩干什么?吴广东说救人。孩子爸妈问要多少钱?吴广东说不要钱,救命。拾金不昧就不必说了,救人、救火,抬尸,下崖收尸,哪一件,哪一桩少了他们。挑夫为钱担山,下力求财,不丢人。但钱与良知,钱与情义,孰轻孰重,挑夫从来拎得清。挑夫周庆水捡到钱包,见里面有一沓子钱,数也不数便交到派出所。《中华泰山文库》编撰者问:“给钱吗?”挑夫孙义富道:“有时给点钱,有时也不给,给不给的呗,咱说实在的,在山上咱就尽量地做到自己的本分。”听听,金子一般善良的心,可不是装出来的。张正海、周庆水、孙义富,他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他们的名字是——泰山挑山工。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的春风吹上泰山,不甘平庸的陈广武成了一群挑夫的带头人,手底下有一百五十余人。主要从后山向岱顶运送建筑材料和货物。陈广武发的工资高、结款及时,谁家遇急,他便预付工资,一传十,十传百,落下了好口碑。1982年建索道,大件轮盘五千余斤,需运上山去。索道公司曾想商谈用直升机吊运,因为地势,气流等原因,不能施行。没办法,只能用人往上抬。索道公司四处求告,最终陈广武应承下来。抬其上山,必扎大架子。大架子缘于抬棺,就是通过顺子(竖杠)和由子(横杠)结合捆扎,将重量分

散。扎大架子是个技术活,既要有传承,更要有经验。陈广武绞尽脑汁,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最终选了两根粗壮的电线杆子作大顺,精心扎就大架子。着实费了一番脑筋,大架子太长太宽,云步桥通不过,窄了则不稳,才是要命。扎好大架子,只是第一步,艰难险阻都在盘道上候着呢。六十四人上肩,三十六人拉纤,泰山挑夫荷担登山。最为艰难的地方果真是云步桥,陈广武站在五千余斤的大轮盘上,一手握着喇叭,一手捏着哨子,指挥着一百多位挑夫。他们艰难上登,听从号令:“这里高点!那里慢点!稳住!稳住!”众位挑夫默不做声,唯命是从,步调一致,一声号子迈一步。大家心里清楚:“只能前进,不能后退,错一步,便要杠毁人亡!”克服种种困难,陈广武率领泰山挑夫,终于将轮盘抬上岱顶。从中山门至岱顶,历时三天半,比预计的时间提前半天。

陈广武因此获得“轮盘上的将军”之美誉。事实证明,“轮盘上的将军”陈广武担得起,1993年向岱顶运送索道液压缸,长九米半,重达四吨,上粗下细。显然,难度要比十年前的轮盘大得多。陈广武依然应承下来,还是扎大架子。大顺、二顺、三顺,大由、二由、三由。大架子扎就,重万余斤,长十三米。抬杠、拉纤计有一百五十余人。最难的还是云步桥,众挑夫举杠过顶,艰难通过“三瞪眼”,何其壮哉!

我初识挑山工是1989年,那年也是我第一次爬泰山。过了中天门,盘道上便常见到挑山工了,时令是秋末冬初,山上已见寒冷,他们荷担登山,尽管衣衫单薄,后背湿痕却隐约可见。余出身农家,辛苦劳作之人见得多了,并不惊诧。自己的爹娘,推车刨地,杀麻割麦,也不比他们轻快啊。到底好奇,越过去,忍不住转身回望,便见他们面色平和,不悲亦不喜,游客在其眼中,仿佛并不存在。一步一步上登,不见轻松,亦不见艰难。到了十八盘,抬头仰望,在我眼里,挑夫的形象,陡然变了,他们的步子明显慢下来,脊梁弯得厉害,后背尽湿,冒着热气……越过去,转身回望,他们的脸上布满了汗珠。一个个,俱是心无旁骛,艰难上登。心中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自此,挑夫荷担登山的形象和泰山的圣景一样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

我对泰山挑夫的再认识,是看过几份挑山工访谈的文字材料以及网上搜到的部分影像之后。许多问题霍然明了,譬如他们为何去担山,不累吗?累,他们担山大都因为谋生,热爱泰山是真的,但不是他们担山的主要理由。于此,挑夫们从不讳言:“担山钱多。”“来钱快,不拖账。”“省心,自由。”这些都是挑夫的原话。同时也晓得他们吃的苦,遭的罪,我们大都想不到。住在透风撒气的石屋、山洞、窝棚里,冬之寒冷,夏之潮湿,备受熬煎。一个月才一百多块钱的生活费,大都不超二百,这是几年前的事。从河里抓块冻冻,用绳子拴了,挂在扁担上,渴了就米溜米溜,有的穿上眼,插上麦秸吸着喝冰水。这是泰前女担山“五朵金花”之一,范荣英的自述。也是范荣英,下雪盘道滑,鞋上绑了草绳,也要去担山。一对夫妻,担山遇雨,被水冲进水库溺亡,数日后才被发现。不难揣度,夫妻二人生死之际,一定商量过,是丢下扁担逃生,还是迎难而上,他们选择了继续登山,原因只有一个:两担货物赔不起啊!挑夫梁京申,采石炸掉了左臂,为了养家糊口,来到泰山做了挑夫,练就独臂换肩的本领,能挑到一百五,人送外号“独臂狹”。一挑就是二十五年,落在谁的后头了?

选择了挑夫这个行当,能坚持下来,都是响当当的汉子,能挑一百,不挑九十九,因为挑一斤有一斤的钱。从来心无旁骛,心里只有担当向上,因为,差一步,也到不了顶啊!

有人辗转送了我一份挑山工的访谈实录,上面的他们比文库多了几分情趣,譬如范荣英挑砖时一个砖砸去一个角,到了山上,查个不过称。譬如陈广武,去看电影,他不买票,人家不让进,他便说进去找人,蒙混过关;他骑车被查,证件过期了,给交警说,自己心脏病,去医院,人家交警赶忙给他敬个礼,放他去了。有些是他们自述,有些是别的挑夫讲的,听来都是有趣。或许,陈广武没有这些小精明,便没有大架子上山了。由此,看他们便也多了几分亲近。

有时不禁想到,如有机会亲耳聆听他们谈一谈泰山,谈一谈旧事,该有多好啊。一定有新的收获。也能想到,甫一见面,便能从其身上,看到大山的气息。

【城市地理】

东坡先生过济南

□施永庆

趵突泉古称槛泉,因《诗经》句“觴沸槛泉”得名。北宋时历城人刘诏于泉边居住,建槛泉亭。宋熙宁十年(1077)正月,苏轼从密州太守任上调任山西(未至即改任徐州),经济南探望时任齐州掌书记的弟弟苏辙。其时苏辙上京述职不遇,苏轼在济居留月余,与好友李公择等人来到槛泉亭游玩,成为著名的槛泉雅集。

槛泉雅集都有何雅事呢?苏轼在《次韵李公择梅花》诗中回忆说,“更忆槛泉亭,插花云髻重。”酒酣之时,众人于泉边赏梅,髻上簪花,可见众人优游林泉,轻松自在之态。

清人冯云鹗对此次雅集有较详细的记录。《济南金石志》卷四载:“熙宁十年,东坡先生过济南,写枯木一枝于槛泉亭之壁。自书年月,笔法遒劲,枝干虬结,如龙翔凤翥。盖一时精思神会,浑然天成,非世间画工好手所能。”

亭主刘诏于酒席之上请求墨宝,苏轼慨然应允,当众挥毫,在槛泉亭墙壁画下“枯木一枝”,并当场题写作画时的年月。亭主刘诏极为珍爱这幅画作,于宋元祐年间将之模石,成为书画珍品。

冯氏还记载了这块石刻的坎坷命运。刘诏之后,石刻“流浪于别馆”。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先是禹城人王国宝徙置远尘庵,常山李彦文记之,后来移植于儒学大成殿左壁。明初靖难之役,烽火卷过济南,苏东坡笔迹遂失所在,只有禹城石刻尚存。因前来观看并传拓者众多,县中小吏不胜烦扰,将石刻投于井中,碎为数段。一年后,禹城学官将碎石取出拼接,仍置原处。县尹吴大人附跋以纪。嘉靖年间,儒学中福建人王姓教谕贪昧无知,将石刻扔出门外。正逢有人修造,不识至宝,碎为柱础。就这样,苏轼墨迹消失在人间。

那么,苏轼所写“枯木”是什么样子呢?宋代邓椿《画继·轩冕才贤》中开篇即记苏轼之枯木怪石:“所作枯木,枝干虬屈无端倪。石皴亦奇怪,如其胸中盘郁也。”宋代《春渚纪闻》:“东坡先生每为人乞书,酒酣笔倦,多作枯木拳石以塞人意。”宋代《梁溪漫志》:“书与画皆一技耳,前辈多能之,特游戏其间……东坡所作枯木竹石万金争售。”从这些宋人笔记中可以推见:其一,苏轼被求书画时,喜欢画枯木怪石;其二,借所画枯木一吐其胸中盘郁之气,同一主题副本较多;其三,苏轼所作枯木竹石图享有极高声誉,市场价值极高。从以上记录来看,槛泉亭壁所画“枯木一枝”应该是苏轼所作同时期同主题同风格的一份。

时间来到2018年11月26日晚。此前流失日本的宋代苏东坡画作《枯木怪石图》现身佳士得香港秋拍,以4.636亿港元高价回归中国,跻身历年中国古代书画高价排行榜前三名。此画创作年代有两说。一说苏轼任徐州太守后,亲往萧县(今安徽宿州)圣泉寺时所作纸本墨笔画。据苏轼年谱,苏轼在徐州任期为1077年四月至1079年三月,槛泉亭壁上写“枯木一枝”为1077年正月,正是苏轼从济南离开后的第一站。一说元丰七年(1084),“乌台诗案”后的第五年,苏轼被邀至友家,乘酒兴作此图。当年四月,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任团练副使。不管《枯木怪石图》到底是作于哪一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可视为苏轼在槛泉所作“枯木”的再现。

《枯木怪石图》构图简洁。一株枯木状如鹿角,一具怪石形如海螺,又似蜗牛爬行,石后伸出星点矮竹。怪石形状尖锐硬实,石皴却盘旋如渦,方圆相兼,快速旋转之力盘旋延伸到枯木之上,虬曲之树身被压向下却又转弯向上,辐射为万千树针。用笔看似盘根错节,疏野草草,然轻重缓急,丝毫不乱,整个画面扭曲抗争之力毕现,气势雄强,别有震撼人力的力量。苏轼曾自题画诗云:“枯肠得酒芒角出,肺肝错落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留,写向君家雪色壁。”还是苏轼的好友兼门生黄庭坚理解他的胸怀,在《题子瞻枯木》中说:“胸中元自有丘壑,故作老木蟠风霜。”老木历尽了风霜雪雨,即使肉身枯萎,精神依旧冲天而起。

苏轼在密州、济南、徐州和黄州时,一直经历着政治斗争的风雨。他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认为新法步伐太快,容易产生社会流弊,因而不见容于新党。槛泉所做诗画,有着党争带来的阴影。徐州太守卸任后不久因乌台诗案险些丧命,后被贬黄州。王安石罢相后,司马光等旧党得势,但苏轼同样不赞成司马光全盘否定新党的举措,受到旧党的猜忌。其后苏轼屡遭贬斥,竟一个月内三贬其官。苏轼自嘲说:“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已灰之木,不就是经历过风云雷电的枯木吗!

在仕途风雨中的苏轼,多次想起了在济南的快乐日子和那一枝“枯木”。“忆过济南春未动,三子出迎残雪里。我时移守古河东,酒肉淋漓浑舍喜。”在《与几道宣义》一信中,他说:“每思槛泉之游,宛在目前。”在与李常的酬答诗中说:“淮西按部威尤凛,历下怀仁首重回。还把去年留客意,折花临水更徘徊。”济南之行前后苏轼作品有两个高峰,分别是“密州四曲”(包括《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江城子·密州出猎》《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望江南·超然台作》),和在黄州诞生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但是,文学高峰间的峡谷与溪水,更值得细细审视。

行文至此,我突然想到,济南人应该将《枯木怪石图》重新刊刻在趵突泉边,昭示槛泉雅集之美。那样,在杜甫、李白、辛弃疾、李清照、张养浩、李攀龙、李开先之外,每一个到来的游人都能深深地感受一个文化巨人在济南所承受心灵上的暴风骤雨。